

枫声「80后」全球对话

秦枫 秦晓鹰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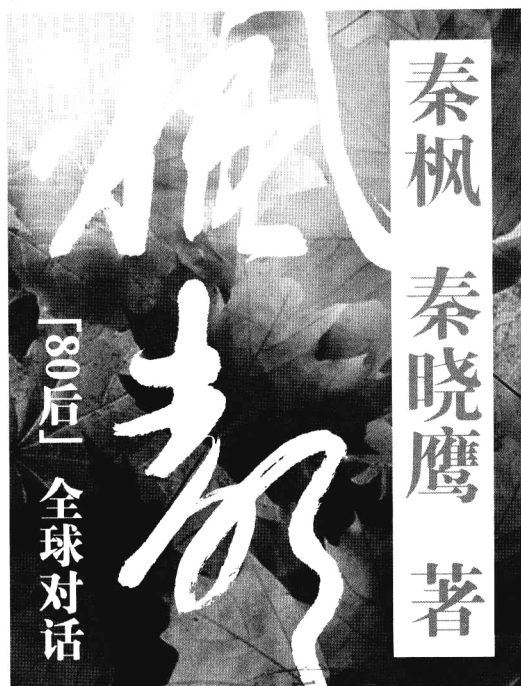
枫声



法律出版社



The Voice of Feng



法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枫声：“80后”全球对话 / 秦枫, 秦晓鹰著.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1
ISBN 978-7-5118-1645-0

I. ①枫… II. ①秦…②秦… III. ①时事评论—世界 IV. ①D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59574 号

枫声：“80后”全球对话
秦枫 秦晓鹰 著

编辑统筹 财税出版分社
策划编辑 沈小英
责任编辑 沈小英 杨红飞
装帧设计 曹 铀
封面题字

© 法律出版社·中国

出版 法律出版社
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固安华明印刷厂
责任印制 张宇东

开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9
字数 229千
版本 2011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法律出版社/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7号(100073)

电子邮件/info@lawpress.com.cn

网址/www.lawpress.com.cn

销售热线/010-63939792/9779

咨询电话/010-63939796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7号(100073)

全国各地中法图分、子公司电话：

第一法律书店/010-63939781/9782

重庆公司/023-65382816/2908

北京分公司/010-62534456

西安分公司/029-85388843

上海公司/021-62071010/1636

深圳公司/0755-83072995

书号:ISBN 978-7-5118-1645-0

定价:39.8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





4岁的秦枫跟着父亲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逛书市，被记者拍下，刊登在1984年9月的《中国日报》。当年从父亲手中接过《幼儿英语》的小女孩，如今已是“对话世界”的女记者。

浓淡二重奏 纯情一样心

——序秦枫、晓鹰联合发表的文集《枫声》

我与新闻有缘,与新闻界有缘。

从上小学四年级,我读《中国少年报》直到摘下红领巾;从初中起读《中国青年报》,直到高中毕业。从1959年9月1日上北大的第一天到现在,每日的《人民日报》我都翻阅过。除了是较忠实的读者,我还向上述三报投过稿。自从家里有了电视,我天天看中央台新闻节目;如因故看不上,便委托妻子或儿子代看。我在使馆做过新闻官,在外交部和全国人大做过发言人,交了很多中外记者朋友;经一些记者推介,曾获天津日报散文奖、新华社摄影月奖、奥运纪念奖、智利总统聂鲁达文学奖。大半辈子过去,蓦然发现《枫声》的两位父女作者是真正的“新闻人”,自己则纯属业余。

秦晓鹰与秦枫一个是共和国同龄人,一个属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同龄人,差异不可谓不大。有异便有同:他们今天同样从事着新闻事业。父亲曾是一家报社的社长兼总编,女儿是一家电视台的时政记者。他们都对世界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感兴趣,都笃信天道酬勤。胸怀做好本职工作报效祖国的责任感,父女俩都注重向中国





民众、学者、干部以及外国人学习有用的东西。

晓鹰在评述我的老友、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时，突出肯定了他对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理解，提及他的一句名言：“中国最不可能发生的情况，就是对外侵略”。

枫枫现场采访中俄联合军演后，生动地描绘了我人民军队曹刚川上将在艰苦条件下与普通士兵一起喝面条汤的场景……

晓鹰在山西吕梁地区插过队，老照片中他头缠白毛巾的样子给我印象极深。记得在那个年代他曾煞有介事地劝他爸——一位老八路、老大使阁下学“毛选”要抓重点，不要认为每句都顶一万句。难能可贵。一晃40年，这个当年在农村接了“地气”的知识青年，如今是作家、资深评论员、国务院定的“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他在业余时间担任撰稿的影视片屡获“华表”、“金鹰”、“五个一工程”等奖。在这些光环的背后我更看重的是他诸多作品中的思想性。这与他任南开大学攻读世界史专业分不开。不妨说，新闻界“史家办报”的传统在晓鹰身上体现得比较明显。他在这本书中表述的感悟常充溢着一种历史纵深感。

秦枫年轻清纯。她大约半岁时我抱过，管她叫“枫枫”。上小学时，当别的孩子星期天去动物园玩的时候，她就常跟着父母到一些博物馆去接受熏陶，逢年过节还会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上一束小花。在新西兰留学时，她曾和同学一道抨击“台独”和邪教分子，受到钱其琛副总理等领导同志称赞。她成为记者后，我曾鼓励她多学爷爷姥爷的革命斗志、爸爸叔叔的爱国激情、妈妈姑姑的温良孝顺，多看周围同行们的优点，甚至还可能并不必要地提示过：当记者最好别参与公款喝酒之类的事。我离开一线工作后，常通过屏幕遥望她在一线的身影——在汶川地震现场，在新疆“七·五”事件街头，在中外联合军演的大漠深处……觉得又熟悉又有点陌生。这位不知道什么叫苦、累和危险的记者，就是当年那个娇娇嫩嫩的小丫头吗？热忱



是嘹亮的号角,冷静是无声的脚步。透过本书的纯真文字,我分享到了她经历的欢乐、艰辛和执著追求,并羡慕她阳光面容后面的冷静思考。

我祝福枫枫他们这一代人的成长。

一位哲人说过:多变的历史也许不会为青年准备未来,但却为未来准备了青年。我们亲爱的祖国在体验了许多大悲大喜之后,欣慰地发现那些被称为“80后”的年轻人“突然”长大了,在以自己的声音、情绪、素养、行为影响周围。他们在四川大地震中奋不顾身、在北京奥运会与残奥会中热情服务、在上海世博会大度奉献、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助人为乐,特别是在日常学习劳动中的勤恳好学,感动了中国,也感动了世界。这个青年群体得到了一个有点语焉不详却又颇为灵动的名字——“鸟巢一代”:一群要为服务人民而急切自我放飞的人!

这本书可以成为我们透视和感受“80后”热忱与精神的一个窗口。

新闻无国界,记者有祖国;新闻无定规,记者有良知。

父女两代人都爱国,看到和写到祖国的成就充满激情,以致深怀敬畏和新奇感。随着祖国发展平稳较快的节拍,中外互利合作和友好交往与时俱增,世界在他们心目中也越来越近了。

父女俩敬重人民,懂得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为了让民众尽快得到准确信息,他们不畏艰险,争分夺秒地奔走、采访,面对稿纸和影视画面又会不分昼夜地字斟句酌、梳理剪辑。无论是采访总统、部长、将军,还是采访农民工、士兵、待业青年,他们都以礼相待,字里行间挑不出嫌贫爱富、欺软怕硬或崇洋媚外的毛病。

对事业有激情才会有创意,创意又会激发灵感。

晓鹰和枫枫采访过的国家我都去过,记述的事我也大体知道,针对同样的素材,不同的人会写出大相径庭的文章。他们的观察比我细,写的套话比我少,读了觉得亲切、朴实。这本书也体现出父女俩在认识世界中平等交流的幸福感和相互





| The Voice of Feng

激励。

我同意这样一句话：新闻是历史的草稿。如果说任何新闻都注定要变成旧闻，历史的草稿却可以在岁月流逝中沉淀成理念。我喜欢有思想有文采的新闻报道，文字是新闻报道的翅膀，真实新颖的内容是它的能量。

读一读这本书兴许会收获意想不到的启迪和愉悦。

2010年10月10日初稿于北京报房胡同69号,10月16日修定于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多变的世界不变的心

萌生写书的想法,是因为整理硬盘。做了5年的电视记者,有随时带着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传片的习惯,用以应对突发事件或者免于堵车的延误。无论是出差在外,还是在北京,在我这个容量不大的小笔记本里总是存着很多的视频和图片资料。今年,小笔记本终于不堪重负,启动和运转的速度大大下降。我于是不得不整理所有资料,以便腾空硬盘。这也就有了机会,断断续续地把这几年走过的路和路边的“风景”重温了一遍。人过30,去过22个国家,跨5大洲。采访对象上至国家元首,下至普通黎民,其中不乏风格迥异、独具特色的人物。对我来说,这么难得而珍贵的经历,白白地溜走,未免太可惜。所以,与其说是为了写书,不如说是为了给自己一个交代。有人认为电视记者花在形象上的时间远远多于花在稿子上和采访上的时间。这个观点是一位媒体同行说的,他是前辈,只不过并不认识我。

孩童时代要有足够的游戏,青年时代要有足够的经历,老年时要有足够的回忆。为了我将来的老太婆时代,能坐在躺椅里,不至于去和其他养老院伙伴聊子孙,而能每天陷入不重样的回忆中,我的青年时代就是要多出去走走、看看、品品和悟悟这个世界。





真正开始有独立意识的思考经历,应该说是18岁离开家,远走他乡的那一天,也是跨出国门的那一刻。行万里路,最好也要读万卷书。由于自己不需要过多考虑生活温饱,所关心的事物也不在维持自然生存的范围,8年独自生活和学习的过程中,养成了一边思考阅读,一边走路的习惯,由此也就有了不多却丰富的经历。我不敢说自己能够代表谁,只是改革开放同龄人中的一分子吧。而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叠加起来,就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变化和走向世界的间接体现。

社会现在对“80后”的认识,普遍比较混乱和片面。有人说我们是愤青,有人说我们是宅一族,好吃懒做,有人说我们是外表光鲜易烂的草莓,还有人说我们是垮掉的一代。的确,我们中间有网络暴民,有杀父弑母的恶徒,但是也有在灾难现场的志愿者和救灾战士,也有奥运冠军和世界级艺术家。我当然明白社会上对“80后”的负面看法并不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凭空议论,况且我自己也常为此遗憾!但是,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代人不是都有一个从成长、成熟到“破茧”而出的过程吗?只不过,由于我们这代人与老一代人相比,社会环境和生活环境的压力太小太少,所以似乎成熟得慢点罢了。

回顾这30年,没有战争,没有饥荒,没有物质匮乏,也没有外来侵略,纯粹一个消费时代。我从父辈人那里了解到,毛泽东时代,中国特别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和今天大不一样。今天好像太强调个人的自然属性了。追求物质欲望没有节制,金钱弄得社会有点失衡,各种矛盾变得严重尖锐。越是这样,我就越觉得,作为一个年轻人,要想活得愉快充实,就要既想小我,也想大我,总得有些社会担当吧。如果一天到晚只琢磨自己那点事儿,那股精劲,粘上毛,还不就成了猴了吗?

当然,我这种想法可能与我的工作有关。说实话,干新闻,特别是干时政新闻这一行,你想不关心国计民生都不行。好在我从小的愿望就是能给社会做点什么,从小就希望做个“知识分子”,不糊里糊涂过一辈子。因此,也算是天遂人愿,再苦



再累,仍是乐在其中。

虽然我只不过是名普通的记者,也做不到叱咤风云,但是我愿意把我亲眼所见,亲身所感的中国社会和世界各国的成就、失败、光明一面、黑暗一面,全都不溢美、不歪曲地展现出来,告诉那些不能亲身参与和感受的人们,这世上存在着各种价值观,各种生活方式和各种思维方式。把我知道的第一手材料,不涂、不抹、不吹、不抬地告诉我的朋友和受众,希望你们了解,希望你们思考,也引起你们丰富的感悟。也许,这样就能推动社会整体的理解和进步,这可能就是我找到的对社会做贡献的一条小路吧。

在同老爸合作写书的过程中,我真的很感谢他。特别是与父亲深入浅出的分析和交流,让我清晰地看到自己采访中的不足、疏漏和对社会理解的欠缺。有时候真的是能让父亲一句话顶到南墙:“幼稚,简单,不了解国情!”这些严词让我有点受伤,但受伤处才能出思想,才使我重新认识所看到的一切。于是,往日的记忆也不乏有了很多新意和之前未发现的亮点。这又让我又感到了一种温暖。

我衷心希望得到同辈人和前辈人的指正。



2010年12月29日



世界并不遥远

这本书的原名是《世界并不遥远》，后来虽然改了，但我内心总还是有意无意地在自问，这世界究竟是远还是近呢？中国有句老话叫“相知无远近”。可见远与近的关键是相知。知，则天涯若比邻；不知，也会咫尺变天涯。回眸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往事，就会发现：世界的气息就像风一样，虽然有冷热硬柔之分，有和煦炽烈之别，但它却永不停止。当世界之风拂掠过中国大地的时候，也自然要掠过一代中国青年的身边，吹拂甚而吹皱过我们敏感的心。

20 世纪 50 年代世界处在冷战时期，两大阵营泾渭分明水火不容。毛泽东概括为东风压倒西风，称之为革命与战争的年代，“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最初，新中国外交曾经一边倒，倒向苏联这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头”。受这种国际关系的影响，中国青年义无反顾，坚决反美反帝，为三千里江山染上了殷殷血红。同时也视苏联为亲密的学长，视东欧各国为亲密的朋友。我还清楚地记得，刚上中学的那会儿，每到苏联领导人约·维·斯大林生日的那天，清晨的操场大喇叭里就会交叉播放《东方红》和《斯大林颂》两首歌曲。歌声嘹亮、曲调悠扬，高年级的哥哥姐姐甚至还在这一天穿上套头的列宁装。《山楂树》、《灯光》以及几十首苏





联歌曲成了当时中国青年的最爱。歌声中含蓄的情感表露更让性格内敛的中国人心中泛起朦朦胧胧的爱的涟漪。我至今还会记起,在俄语课上,老师怎样教我们给莫斯科中学的“娜达莎”、“别佳”写信写明信片。而在莫斯科举办的世界青年联欢节更让几乎所有的中国青年心驰神往。

到了60年代,在共和国的青年运动史上又增加了“反修(正主义)”的内容。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为我国青年革命化而奋斗”的口号。大会的主旨报告明确表示:“保尔·柯察金(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主人公)的时代并没有过去。”《人民日报》刊登的反修防修的九篇评论(即“九评”),曾让中国青年热血沸腾。在1965年,为准备北京市中学生运动会,各个学校的运动队秣马厉兵,运动场上还打出了“为东方无产阶级争气”的横幅。作为追赶目标,操场小黑板上鲜明地写着莫斯科中学运动会田径赛的各单项成绩……

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因为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冷战,造成了中国对外部世界的部分开放和部分封闭;那么,在其后的文革10年里,由于人所共知的内外原因,中国对外开放的门窗就更加窄小了。中国青年的国际视野,特别是经济科技方面的视野必然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当时还年轻的我们只能从电影院播映正片前的“加片”即《新闻简报》以及报刊上的国际时事版中捕捉支离不全的世界信息。那个时候,中国青年相对熟悉的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无论是胡志明、卢蒙巴、卡斯特罗这些人名,还是河内、西贡、金边、刚果、坦桑尼亚、古巴这些地名和国名,均是耳熟能详。

然而,无论国内怎样封闭,精神却无疆界,中国青年了解世界的意愿依旧强烈与执著。记得那时,我们这群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最喜欢玩的游戏之一就是“考世界地名”:张三说一个国家的国名,李四就要立刻报出它的首都的名字。说错了就要挨罚。那叫一个循环往复、乐此不疲!当大家几乎都能八九不离十地说出各国



首都后,这游戏又有了“新发展”、新难度:凡说到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时,还必须准确报出当时中国驻该国大使的姓名!而当广播电台开播英语教学节目时,这群人又几乎一下子变成了中式英语迷,尽管整天念叨的都是“How do you do”或“Long life Chairman Mao”!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这些往事多少显得有点可怜,但谁又能否认,在这种可怜之中不包含着认识世界的巨大渴望呢!

在20世纪只剩下不到1/4的时间内,中国终于迎来了伟大的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当代中国青年与当代世界的关系也随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新阶段。没有开放就没有改革,不思改革就无必要开放,在这种历史逻辑的驱动下,立志改革的中国人也掀起了闯世界的热潮。而这其中,当代中国青年自然首当其冲。一篇题为《世界大串连》的长篇报告文学从多个侧面记录了那个时期中国青年拥抱世界的热忱。

虽然在开放之初,中国人(当然包括青年)对发达国家的社会现实与各种理念也一度从闭目塞听走向另一个极端,出现了生存活剥的现象。但是,随着交往的频繁、了解的加深、视野的扩展和比较的深化,特别是随着中国国力的提高和它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日益彰显,盲目的崇拜和生搬硬套的思维逻辑在青年中越来越没有市场。从对外开放到“走出去”战略再到“建立和谐世界”的提出,当代中国青年对当代世界的认识有了从感性到理性的提升与跨越。于是,我们欣喜地看到了这样的情景:一方面,中国当代青年在充满热情地致力于人类共同的进步事业(诸如科学卫生健康事业、环境生态保护事业、维护和平事业、抵御自然灾害事业、消除贫困饥饿事业、开发极地海洋和外太空事业等),积极地汲取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另一方面,他们又越来越重视和热爱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越来越精心呵护着本民族的精神家园,越来越发自内心地在世界的每一个场合与角落维护着祖国与民族的尊严。今天的中国青年,在世界面前已经没有委琐状,没有屈辱感,他们可以对着世界上的一切光明美好和一切黑暗丑陋,酣畅淋漓地说出自己





| The Voice of Feng

的爱与恨!

在独立自主开放的大道上走过 60 多年后的中国,终于造就出了今天这一代心胸广阔、视野高远的青年。在与当代世界折冲樽俎相处 60 多年之后,我们终于有了这样一代以中华民族成员的身份自豪地跻身于国际大家庭的世界公民!

当然,中国人 60 多年的心路历程也说明:不敢大胆走向世界的民族是不自信的民族,走向世界却不能保持自己特色的国家同样是懦弱的民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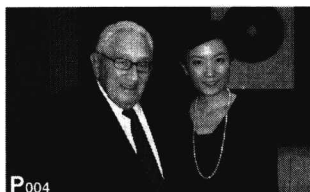
秦晓鹰

2010 年 12 月 29 日



004

目 录



P004

基辛格是活化石,是我必须要拜访的大人物。40年前,毛主席和他肩并肩,周总理和他手牵手。中美关系只要一有波澜,老爷子就会出动斡旋。而且一言九鼎。



P013

我和老校长笑呵呵地搀着江主席,地滑泥多,老爷子小心!



P068

一个大将军,来者不拒。我的追星情结在他面前才被挖掘出来。

1. 星条旗飘飘——我的美国威胁论 / 003

2. 克林顿露出不自然的笑 / 010

3. 从单边的癫狂到多极的反思 / 015

4. 中美“议长”20年后再握手 / 025

5. 民族主义还是世界主义 / 035

6. 法国的招式:一饮一啄 / 039

7. 五星红旗与钢铁定律 / 044

8. “破冰”后的四张首相面孔 / 051

9. 家国天下不是妄言 / 059

10. 走进穆沙拉夫的大帐篷 / 063

11. 伊朗总统套房的足球蛋糕 / 070

12. 霍梅尼墓上有一面旗 / 074

13. 南美“双杰”查大叔与巴大婶 / 081

14. 刚刚下野的他信 / 091



001